

岭
南
遗
书



春秋別典序

昔仲尼作經口授弟子左邱明思其妄意失真迺推論本
事作內傳復採諸國名物作外傳蓋侈哉博乎其紀事也
已觀周篇嘗載孔子將作春秋與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
史歸而作經邱明作傳若是乎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蓋
目睹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今考其書或先經而
始或後經而終辨理者依合異者錯皆彬彬乎條分臚布
猶伍兩焉公穀後出譚經不睹史記耳而傳之厘厘什
一二耳然舊史遺文無關聖筆左氏捐而不錄者尤衆劉
知幾亦謂邱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
未周歟不佞嘗閱注牒見春秋君臣往蹟醇雅奇衰不下

千事散著百家皆三氏所弗錄閒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掇其全見輒舛之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人以繫其事年不盡考而附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務極恢闕幽章纖巨兼收咸紀蓋庶幾哉疑於舊史遺文之猶在焉嘗僭自謂言略成乎一家功可裨於三氏題之曰春秋別典殊三傳也荀悅有言曰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嗚呼典無當於五志奚取於典也哉或者曰拾金者汰沙掇珠者捐蚌三氏有作皆鏐銑也夜光也子何用矻矻沙蚌是營哉且也無關於聖經何必春秋耶不佞謂不然匠石不遺輪囷醫師不

棄澣淳爲取用者衆也且柎梨可以充品吹竹可以閒聲
前鋒後距兵之所以萬全也左驗置對獄之所以平反也
春秋旣曰刑書何厭乎具兩造哉比事屬辭豈盡無取爾
耶况鏡古可以觀今也軌前可以循後也準得可以形失
也典皆有焉凡十五卷書目凡例列在左方粵瀛後學薛

虞畿識

輯春秋別典凡例

共七條

凡輯事盡春秋匪春秋之年事無輯也起隱盡哀一如左氏間詳晉大曲沃趙保晉陽雖逾二百四十年之外爲晉主夏盟宜詳始卒從左例也

凡輯曰別典匪別弗提左氏内外公穀檀弓旣列於經家傳戶誦無用取焉諸子百氏希於聞見蒐羅殆備義取翼傳不妨癖左也

凡輯主分年年據三傳或人可年繫則隨年引經或傳有其人則因人繫事焉史世家不無同異用列分註以資考索

凡霸盛桓文烈稱管晏自非孔氏誰不道之二氏有述桓

景獨備若概錄著斯亦繁矣略加鉛黃唯存馴雅

凡事取實錄不列寓言鄭圃濠梁塵存可據耳

凡史載事輯史例也標僅及事言因事見端言弗錄也

凡輯萃百家事多錯見此詳彼略甲工乙拙要在參提事
必不遺文資簡要

春秋別典卷第一

嶺南遺書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隱公

元年己未在位十一年周平王四十九年

晉昭侯立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

翼昭侯邑也

成師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時年五十八

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

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

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

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史記

晉世家

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

孝侯子也

曲沃莊伯

桓叔子也

聞晉鄂侯

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

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隱五年見傳哀侯三年

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晉侵陘

庭桓二年見傳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於汾旁虜哀侯

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

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強晉無如之何晉小

子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

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二

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

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

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

晉武公始都晉國後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

晉曲沃始終詳矣春秋之

世晉霸主也有國始自曲沃故特詳之與左互有詳略 史記晉世家

燕繆侯七年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

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

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温立惠

王弟頹為周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納惠王於周二十

七年山戎來侵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公送齊

桓公出境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

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而卒

燕事三傳希見特詳之 史記燕世家

家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

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

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

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雄雌上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平王東遷

封秦襄公為諸侯襄公卒子文公立立四十四年是為魯隱公元年穆公始見經 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志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

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

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

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

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

之入不出故置旄頭史記正義引錄異傳

秦文公東獵泝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

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
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作鄜時後九年
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
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
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史記封禪書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

水史記封禪書

秦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

戎遂滅蕩社寧公魯隱公八年立據史年表云史作靈公史記秦本紀

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

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

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

隱三年經書宋穆公卒史記宋世家

魯桓公

元年庚午在位十八年周桓王九年

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

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

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

楚武王名

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

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

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

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

而兵罷

按左桓六年楚伐隨八年隨少師有寵楚伐之秋及楚平莊四年楚武王卒史記楚世家

陳厲公娶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厲公所殺

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

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曰利公按左桓五

年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佗立兵屬周王戰縞葛陳氏無鬪心是以敗踰年蔡人殺佗見經不稱爵十有二年經書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即厲公與史謂佗為厲公異

記陳世家

厲公佗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

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

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

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

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

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

罪之也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

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奔齊莊二十二年完卒諡

為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田穉孟

夷生潛孟莊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

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

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無宇有力事齊莊

公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

收賦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景

公弗禁由是田氏得眾家益彊民思田氏陳完始卒備此史記田齊世家

家

郭君出郭郭即號桓十年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

郭即號桓十年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

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
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
我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
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
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
曰夫賢者所以不存而亡者何也御者曰天下無賢而獨
賢是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者如此乎於是身倦
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

狼所食

韓詩外
傳六

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於車

年十八

豎曼曰賢者死忠

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

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

管子大匡篇

魯莊公

元年戊子在位三十二年周莊王三年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据棗二子出採見老丈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搏而奪

吾舂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
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
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
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

四年楚文王立六年伐申過鄧
鄧侯享之十六年楚遂滅鄧

說苑至
公篇

荆文王曰莧諳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
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
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養我意吾所欲先我爲之與處
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
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

左申侯有寵於文王文王將死與
之璧使行曰云云文王卒在位十

九年 呂氏
春秋長見篇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彊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不得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說苑指武篇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畋三月不反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裸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寧

抵罪於先王王曰謹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荆跽而加之
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
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申出自流
于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乃變更殺茹黃之狗
析宛路之贈放丹之姬後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于
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呂氏春秋直諫篇

上三事年無考據特因荆文王伐鄧乃附其後方

齊僖公

桓十五年葬齊僖公

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召忽往見

之曰何在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

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此賤臣知

所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

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也無小智而有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以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

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納

遂傅小白管子大匡篇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

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

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

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見八年傳 韓非子說林下

公子糾將為亂九年經九月齊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

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韓非子說林下

管子得於魯魯檻而送之齊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謂役

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

道甚速呂氏春秋順說篇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踣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以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

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外儲說

魯君束縛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召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衆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

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管子大匡篇

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俟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

而見桓公

史記齊世家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俟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滅郟郟子奔莒初桓公亡過郟郟無禮故伐之

經十一年伐郟郟傳作譚史

記齊世家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說苑尊賢篇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東郭牙中門而立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

傷於民

說苑善說篇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車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疾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而亡人之大美此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遂大用之爲上卿

呂氏春秋舉難篇

春秋別典卷第一

春秋左傳卷第一

公聞之曰異哉之無亦非常人也命於天也夫齊不與也魯人聞之而
 小惡而古人之大美也視以美夫不亦君子也曰曰人聞之
 曰魯人聞之未如也公曰不然魯其有小惡以人之
 公聞之曰異哉之無亦非常人也命於天也夫齊不與也魯人聞之而
 小惡而古人之大美也視以美夫不亦君子也曰曰人聞之
 曰魯人聞之未如也公曰不然魯其有小惡以人之
 公聞之曰異哉之無亦非常人也命於天也夫齊不與也魯人聞之而
 小惡而古人之大美也視以美夫不亦君子也曰曰人聞之
 曰魯人聞之未如也公曰不然魯其有小惡以人之

春秋別典卷第二

嶺南遺書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莊公

十三年起

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

十三年

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

齊之侵魯至于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歟莊公曰嘻寡人

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

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

曰城壞壓境君不圖歟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

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

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

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

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

略同

公羊

新

序節士篇

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寧生而又生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從明日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劌按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歸而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刼君君不知不可謂知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

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呂氏春秋

貴信篇

以下數十條多載桓公委任仲父言聽計從倦倦圖霸之心疑初年勵精時事也彙輯左方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

以告仲父如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

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也得仲父曷為其不

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眾賢在位垂衣裳

恭已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召而刑措不

用兵偃而不動用眾賢也新序雜事篇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

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

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

公曰善

說苑尊賢篇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進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細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說苑尊賢篇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
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
之驚爵祿者因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
驚爵祿吾庸敢驚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
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

呂氏春秋下賢

篇

桓公得管仲隰朋辨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
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子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
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祖

考

說苑君道篇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憂

春秋別典卷第二
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
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外境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
家然後可以危隣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
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管子小
問篇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亡爲之有道乎
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
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
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
於朝而備訊咎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
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

勿亡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
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
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
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

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管子桓公問篇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
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天之使者乎天下
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
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

愚者信之

管子輕重丁篇

桓公問於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尙可以爲國乎對

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
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
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
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
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
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
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
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
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
子開方爲人巧轉而說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

其爲人小廉而苛，伏足恭而辭給，請使往遊，荆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人，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管子小匡篇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薰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絜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人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者之所患也

說苑政理篇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管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學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所可及也民知十已則尙與之爭曰不如我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誹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摩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說苑政理篇

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人君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亾詩曰民之無

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亾者未之有也

韓詩外傳四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

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

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亾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

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說苑敬慎篇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

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

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乎公曰何也

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

何管子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說苑貴德篇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

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則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韓非子內

儲說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公曰諾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曰少却吾惡紫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韓非子外儲說

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汰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說苑反質篇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

焉韓非子外儲說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

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

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

韓非子外儲說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灤陵其城之值雨也未

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

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灤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

興師伐之旣至天卒閒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

乃還旗而去之

說苑指武篇

齊桓公田至於麥邱見麥邱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

麥邱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

乎子其以壽祝寡人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

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至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

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

在旁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子二言之匹也子更之麥邱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邱而斷政焉

新序雜事篇

秦武公卒

史記武公卒在莊十八年

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死著六十

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

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卜居雍後子

孫飲馬於河梁芮伯來朝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史記秦本紀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早邢不亾晉不敝晉

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亾之德大君不如晚

救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亾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

救晉伐邢年不可考似桓初年事且狄伐邢尚

楚成王暉元年初卽位莊二十二年熊暉殺兄布德施惠

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

之亂無侵小國於是楚地千里史記楚世家

陳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欸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

莊二十二年傳備始末 史記陳世家

晉獻公八年士蔦說公曰

莊二十三年傳

故晉之羣公子多不

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

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

欲伐虢士蔦曰且待其亂

史記晉世家

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為令尹

三十年傳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秋申公

鬬班殺子元子文為令尹

子文因鬬班之殺子元也緇帛之冠以朝鹿

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

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勤於社稷

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薄

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違他恤於時齊桓方霸楚邦

多難子文量力而動舍命不渝

戰國策楚

其族有干法者廷理

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

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

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

駁於法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

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

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

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

黨何憂乎乃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

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說苑至公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

吾於衛無故子曷為我請對曰妾望見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仲乃以容貌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燎燭也

經二十八年書伐衛 呂氏春秋精論篇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

經三十年書 齊伐山戎

使人請助於魯魯君

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

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

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之國不親非

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
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
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轉
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左傳言伐山戎爲病燕故也說苑權謀篇

齊桓公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迎而出境桓公問管仲
曰諸侯相迎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
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
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韓詩外傳四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
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
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

水乃掘地而遂得水

韓非子說林上

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闔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左祛衣走馬前疾以問左右左右不見也管仲曰事必濟此登山之神俞兒也臣聞霸王之君興則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左祛衣示從左方涉也桓公果從左度遼水遂得孤竹霸天下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於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說苑辨物篇

春秋別典卷第三

嶺南遺書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閔公 元年庚申在位二年周惠王十六年

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 經二年書 其民曰君

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

予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濇澤殺之盡食其

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

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聞之曰衛

之亾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立衛於楚邱

呂氏春秋 忠廉篇

衛文公 是年立 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狄殺懿公也衛人

憐之思復立宣公前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

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

史記衛世家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得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安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禰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

戒孽禮也恭嚴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恨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吾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祿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虧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新序節士篇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

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
曰桓司馬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
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
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今子不正轡銜使馬率然
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
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
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
尙何與焉設使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
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
身臣與有其深憂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
之三曰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之以爲師也

說苑善
說篇

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
舌乃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國而伐
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在荀息曰周書有言美
男破老乃遣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奇諫而不聽遂去國
而伐虞遂敗之

戰國策齊

魯僖公

元年壬戌在位三十年
二年周惠王十八年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
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亾繼絕救
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三年貫澤之盟與諸侯
將伐楚四年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
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

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

黃年十二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

不附遂凌夷不能復興新序善謀篇

虞公不聽宮之奇出謂其子曰虞將亾矣唯忠信者能留
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
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
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
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

山三月虞乃亾晉滅虞號俱五年冬國語晉語

百里奚少時家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侯嘗之齊齊不
用又之周周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反其妻無以自給

乃西入秦爲澣婦遂與奚相失奚遂歸虞事虞公爲大夫
及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
虞宮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公蓋不
可與言者也宮之奇曰然則子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
吾行吾志耳奇諫虞公果不聽晉伐虢歸遂滅虞虜公及
奚以歸

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

四年秦迎婦於晉百里奚媵焉

百里奚亾

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
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
贖之楚人遂與之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
語國事謝曰臣亾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

亾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
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
臣遊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
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
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
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於是且留夫用其言
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
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史記秦本紀

秦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
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
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

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雁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亾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旣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

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

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說苑臣術篇奚為秦相妻在秦

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

因授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

伏雌炊糜辱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

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伏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

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墳以瓦覆以柴舂黃藜搯伏

雞西入秦五穀皮今日富貴捐我為歌畢奚愕然問之乃

其故妻也遂還為夫婦北堂書鈔百二十八引風俗通奚相秦勤勵自苦

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

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德澤流於

後世而秦卒賴焉

史記商君傳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之愛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八年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略見傳此尤詳說

苑立
節篇

宋桓公病太子茲父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桓公卒太子茲父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

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於葵邱

九年 史記宋世家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謏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儻者延而進之分級而坐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吾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也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纒絰之色勃然充滿者

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尊祿而禮之

此條年不可考

氏春秋

重言篇

晉初與會獻公死

九年

國內亂秦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

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雄長南服惟獨齊爲中國會盟而

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

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

縣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
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
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
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史記齊世家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
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
封泰山禪云云宓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
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
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
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
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西伐

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
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
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
之禾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
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
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
封禪毋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史記封禪書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何書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乎桓公

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
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問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莊子天
道篇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
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
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
也吾爲葵邱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
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

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
子糾在上位而不相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
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
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
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
之社稷之福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說苑正
諫篇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日寡人乘馬
虎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
而游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
豹故虎伏焉

管子小
問篇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

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與善此非吾所與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之

管子
戒篇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

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管子
戒篇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父而問之曰
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
桓公曰今觀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
陳之臣故畜牝生子而大賣之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
遂持駒去僞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
公曰公誠愚矣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
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
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此叟者必不與也公知訟
獄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
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

仲者乎

說苑政
理篇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呂氏春秋直諫篇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褻衣應步帶著桃及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及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

韓詩外傳十

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

程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失言失言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

韓詩外傳十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新序

雜事篇

里克殺奚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

子犯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家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子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

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

里克殺君九年事國語晉語

申生遇狐突兒乃謠曰其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

昌昌乃在兄

十年史記晉世家

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內水漿曰馬為知已者良士為知

已者死鮑子亾天下莫知我安用水漿

初學記引韓詩外傳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况爲之哀乎

說苑復恩篇

秦穆公嘗出而亾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穆公問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

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穆公卒得以解難勝
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韓之戰在十五年
說苑復恩篇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絕世吾
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
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
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
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旣以舉
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崛奇之士
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
而用之疑位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不得士者有五阻
焉主不好賢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

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遏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由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

戒本也

說苑君道篇

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廉潔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

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
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
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列子力命篇公又問曰不幸
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
矍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
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
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
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爲人也
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爲人也能事而不能以足息

孫在之爲人也善言而不能以口息臣聞之消息盈虛與
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隰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
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
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嗶嗶
旦暮欲齧我羶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
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嗶嗶旦暮欲齧
我羶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必去之
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嗶嗶旦暮欲齧我羶而不
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
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
管子遂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

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隣公薨六子皆求立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齊國

大亂

管子
戒篇

桓公問管仲疾管仲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誣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曰唯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子首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內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也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

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逐堂誣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
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
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
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
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誣公子
開方四人分其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
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乎茲聖人之言長乎哉死
者無知卽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地下乃援素襪
以裹首而絕死十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
門之扇

十二年管仲受享禮於王以後不見經傳十七年冬經書齊侯小白卒仲卒當在十四年十五年

管仲書記仲戒公勿用易牙豎刁開方仲卒公逐三子未幾復用處期年而三子作亂則公亦薨是可證也

呂氏

春秋知
接篇

春秋別典卷第三

春秋別典卷第三

春秋別典卷第四

嶺南遺書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僖公十四年起

丕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

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

也不聽而陰用豹見十年傳 史記秦本紀

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王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龔辱

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二十一年事二十二年為鹿上之盟二十

三年戰於泓次年襄公卒 史記楚世家

晉文公入國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秦繆公納重耳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

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

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我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而誰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卽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縣書宮門

曰有龍矯矯頓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子推田號曰介山

說苑復
恩篇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已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

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吾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韓非子
外儲說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
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七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
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
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我豈忘是子哉
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
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
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
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
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
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

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士固爲首矣豈敢忘乎哉周內史叔
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
矣

說苑復
恩篇

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
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
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
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
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腊乾獨不得其所
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
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
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與

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

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說苑復恩篇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旣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腊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

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
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期年詩云逝
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
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爲焚其山宜出乃焚其山不出

而焚死

新序節
士篇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
文公令之曰官有大小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
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
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罪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
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
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

政寧過於生毋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
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卽生失殺卽死君以
臣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
不察是非聽他詞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
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
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
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員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
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
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
人臣也身辱而君肆行汚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
而有汚辱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鈎之累夫無能以臨

官藉汚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汚官亂治

以生臣聞命矣伏劍以死

新序節士篇

晉文公問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

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

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而薦之於君得為西

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

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說苑至公篇

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

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

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

韓非子喻老篇

晉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

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

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說苑政理篇

晉文公問政於咎犯咎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斯之謂乎

說苑政理篇

篇

晉文公舉兵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悟其言乃止引師而

還未至有伐其北鄙者

此舉疑未救宋之前信義未孚
戒聲未振時事
列子說符篇

晉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

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

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

告之僕僕頓首于軫曰呂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

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入宅版築有

時無奪農功

說苑建
本篇

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對曰夫

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干

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

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

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卽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懽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乎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

柳下惠姓名不見於

經唯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
微見其名於傳耳下數條皆無據但併附柳下惠之後

說苑奉
使篇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
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
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
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
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
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輓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
車無輓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
審己篇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春秋繁露
對膠西王

柳下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汚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而心不易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於是門人從之以惠爲誄云

列女傳
賢明

城濮之戰

二十八年

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燂我迎歲彼

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
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曰卜戰龜燂是荆
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
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王搏彼在上君
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
輔我我舍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

敗

說苑權
謀篇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
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
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
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

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說苑權謀篇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外儲說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

吾是以憂

說苑君道篇

晉文公問箕鄭曰救飢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急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

韓非子外儲說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郤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虎非親言之者也而賞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

呂氏春秋不苟論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

春秋列傳卷第四
九
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
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
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

疑踐土盟辭
說苑反質篇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
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
又不能用之此虢之所以亡文公輟田而歸之遇趙衰而
告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
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
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

以霸

新序雜
事篇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

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
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閒而近人故得魚
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
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道
遇欒武子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
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
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
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新序雜
事篇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
公問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

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矰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殤人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新序雜事篇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曰

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脩德大夫夢惡則脩官士夢惡則

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
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
不可變何不遂驅之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
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
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
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
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吏夢天帝殺
蛇曰何故當聖君之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
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究理
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新序雜
事篇

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羔羊之

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而文公悅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

淮南子齊俗訓

晉文公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而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公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奚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公授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以上

諸條年次無證據姑附文公城濮圖霸之後三十二年冬文公死明年敗秦師于殽說苑尊賢篇

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

秦伐鄭弦高以十二牛犒師即此年

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

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

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經

吾地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

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師要之殺擊之

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及流血伏尸暴骸

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

詳見三十三年傳

說苑敬慎篇

烈風圍寨十昏封辛辛喪其嗣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國惡更帥然則皆天諒然則亦天諒也

而小曰大因禍福至謂聖之則惡矣神與聖之

言也下則言是深言也且神與聖之則惡矣

言也下則言是深言也且神與聖之則惡矣

言也下則言是深言也且神與聖之則惡矣

言也下則言是深言也且神與聖之則惡矣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五

嶺南遺書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文公

元年乙未在位十八年周襄王二十六年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

崇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萇宏謂劉康公曰

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

願公備之晉果襲聊阮梁蠻氏

呂氏春秋精諭篇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

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

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

詩書禮樂法度為治然尚時亂今戎則無此何以為治不

亦難乎由余歎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區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之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

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詈而後合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
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數諫不聽
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客禮待之

左傳秦戰彭衙在二年按史記秦誘
由余在戰彭衙之後 史記秦本紀

秦繆公問於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
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繆公曰願聞奢儉
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
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
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
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
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

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
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
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
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繆公說拜由余爲上卿問其兵勢與
其地利旣以得矣舉兵而伐戎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繆公
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

離實樸也

說苑反
質篇

繆公益厚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
王官及郟以報殽之役

三年事

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

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
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

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今後世以記余
過君子聞之皆爲流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

孟明之慶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史記秦本紀

秦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
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
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
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僭纏采薪者九
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繆公見之使之求馬
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繆公曰何馬也對曰
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
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

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此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

此條年無

考證按傳六年秦繆公卒此宜附之繆公未卒之年云淮南子道應訓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

人輟行

康公六年立十八年卒事希見韓非子說林上

楚莊王立為君

十四年立

三年不聽朝乃合於國曰寡人惡為

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

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裊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縣明日授蘇從爲相

說苑正諫篇

楚莊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

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跽而泣曰臣尙衣冠御巾櫛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將死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

新序雜事篇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

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
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者何也姬曰妾得於
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
之梁鄭之閒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
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
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
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
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
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楚沈令尹一作
虞邱子左傳宣

十一年令尹薦艾城沂卽叔敖
叔敖始見傳 韓詩外傳二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

予與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

說苑君道篇

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以告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向者吾見之恐去吾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不報之福汝則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新序雜事篇

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脩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耦世接俗以適主心子不如我子何不歸耕乎吾將爲子遊沈尹筮遊於郢荆王欲以爲令尹辭曰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迎叔敖以

爲令尹十二年而霸此沈尹莖之力也

呂氏春秋
贊能篇

楚令尹虞邱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
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
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訟獄不息處士不升淫
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饜臣之罪
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
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
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
非子而何虞邱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
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而不忠
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邱子采地三百

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邱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

子之賜也已

說苑至公篇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士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說苑敬慎篇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
患子知之乎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
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
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叔敖曰不然吾爵
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一作

論邱封人
韓詩外傳七

孫叔敖相楚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信禁
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
其所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
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

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
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
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
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
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
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
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史記循吏篇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
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
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
道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幾至失國而不

悟士幾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適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徧國驕士民哉

新序雜事篇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

衣面有飢色

韓非子外儲說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爲令尹也乘馬三年而不知其牝牡

淮南子人間訓

孫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乘棧車牝馬披毳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矣益恭小人服矣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筴聞於國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焉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交皆信誠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朝臣皆多賢左右皆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

遂成霸功

新序雜事篇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何

對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莊王曰善淮南子道應訓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

者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輶戮

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

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

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

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危位社稷不守何以遺子

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說苑至公篇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

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車王曰舍之老臣在前而不踰少

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說苑至公篇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欠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我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遂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也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闢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直君愛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覺咎血成於道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

不用僖負羆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

時吳未有子胥事恐後人增入之

秦人不信蹇叔之言而秦

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於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人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

訖無人乎

說苑正諫篇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
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
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
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淮南子
道應訓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
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
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
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
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
察之無爲人笑君固信妾余之詐爲弃正妻余又欲殺甲

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
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
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

也 韓非子姦
切絨臣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
王后衣者后挖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滅燭有牽妾衣
者妾挖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今日
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絕纓無完者不知王
后絕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
有人常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
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常有異於子何爲於寡人厚耶

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

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

說苑

復恩篇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
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藜刺虎
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櫻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
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
士焉楚因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說苑君道

篇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

隨兕一作科雉

申公子培刼而奪

之王命誅之左右進諫曰子培賢者此必有故願王察之

不出三月子培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賞有功者培之弟進曰臣兄有功於車下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是以驚懼而爭得之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呂氏春秋至忠篇

楚莊王所愛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下令有敢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貴人而賤馬也王於是以馬屬大官

史記滑稽傳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下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

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
 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飢色是以亡國
 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
 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
 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
 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

謂仁智矣

新序雜事篇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

十八年

文公之子子赤立

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

按傳十八年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

卒諱之也惡文公太子視其弟也宣公文公妃敬嬴子接

立為魯侯公子盼者宣公之

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盼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

矣何以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宣十七年經特書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

叔勝卒庶弟稱公弟子之也 新序節士篇

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惰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卽壞九層臺也

按左傳荀息死奚齊卓子之難

春秋別典卷第五
靈公時而稱荀息恐非靈公文六年立宣公
二年弑 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八引說苑

春秋別典卷第五

春秋別典卷第六

嶺南遺書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宣公

元年癸丑在位十八年周匡王五年

趙宣孟見翫桑之餓人爲之下食而脯之與脯二胸拜受

而不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

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

士以待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

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曰君饗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

而名爲誰曰何以名爲臣翫桑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

遂活

經二年書盾弑君呂氏春秋報更篇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

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
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
不可不慎也夫樹木曲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
其言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可不慎乎天地動
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今君不
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則弑靈公聞之以洩冶爲妖言而
殺之後果弑於夏徵舒

九年陳殺洩冶
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
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積蓄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
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

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一

年說苑

權謀篇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十日雨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

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列行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

陣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

趨擊之大敗吳師

按左傳倚相楚靈王時人莊王時而稱倚相恐非是說苑指武篇

楚莊王將縣陳聽申叔時之諫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

於晉而立之復為陳君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

復陳曰賢哉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十一年史記陳世家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曰敢諫者死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

之嚴而不敢諫其父者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

其君者非忠臣也於是遂諫曰君今貪彼之士所謂知前
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正猶螳螂欲攫蟬而不知黃雀之
在後而黃雀不知放彈者方將窺而斃之也臣敢愛死不
以告王哉遂不伐晉

韓詩外
傳十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
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
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臣
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

果如其言

說苑奉
使篇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
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

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

新序雜事篇

楚莊王旣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

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說苑權謀篇

莊王旣服鄭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

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如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而我獨不得若我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俱邲之戰
說苑君道篇

莊王使使賚金百斤聘於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龜屨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韓詩外傳九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
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
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躡爲盜
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
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

韓非子
喻老篇

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王獵於雲
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
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拙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
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
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說苑正
諫篇

莊王旣勝晉於河雍歸而封孫叔敖不受病疽將死謂其

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穢人莫之利也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

淮南子人間訓

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而若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

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
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
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
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
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
室富又恐受賅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
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
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
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田四百戶以
奉其祀

十八年莊王卒
史記滑稽傳

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

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
 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
 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
 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
 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
 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
 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
 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按左氏宣十六年士會為政十

七年請老乃晉景公之八年也至成八年趙氏方有下宮
 之難趙文子時未之生也安能使士會為政哉此事見列
 子列多寓言即非寓言而記事欠覈矣左傳宣十六年
 士會將中軍為大傅晉之盜逃奔於秦列子說符篇

魯成公

元年辛未在位十八年周定王十七年

吳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
殷封其後爲二王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方十二世
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蠻方之吳與大凡
從太伯至壽夢一十九世

按春秋成七年始書吳
伐郢 史記吳世家

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

不見

經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

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南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

因嘆而去曰大乎哉禮也

史年表壽夢元年卽成公六年
以是不見經史 吳越春秋

晉趙盾薦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爲卿至景
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初盾在時夢見
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吉兆絕

而復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復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八年事

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

孫杵臼程嬰者皆朔客也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

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祿匿山中嬰詣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平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

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命固將請立

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
俱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
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
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旣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
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
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
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爲不能成也遂
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不絕君子曰程嬰
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說苑復恩

篇新序
節士篇

楚共王戰於鄢陵

十六年事

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

箕之共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共王乃覺怒其

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

淮南子
汜論訓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

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

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者也

說苑至
公篇

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

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

教射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

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鈎一

發不中前功盡矣

戰國
策周

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

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
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
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苦痛之夜夢受秋駕
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
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
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矣二士者可

謂學矣

呂氏春秋
博志篇

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
所繕威行四方而無所紂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
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
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爨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

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年而死

十八年事南子人間訓

淮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

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詳晉語韓非子外儲說

魯襄公

元年己丑在位三十一年周簡王十四年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徒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隼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將為輓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與兵欲攻宋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

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堂之內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六年子罕見傳卽樂喜

呂氏春秋召類篇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則同食出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惟不能用于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尙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吾之亡也吾臣之削跡攀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說苑尊賢篇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賢明將不汝聽聽

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

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

二天子國為司馬五年來聘八年子產始見傳子國責子

產以不喜侵陳韓非子外儲說

周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之言弗能尚

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之短長也師曠

對曰汝色赤白汝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

上賓於天汝慎無言禍將及汝其後太子果死

按國語靈王二十一年

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將壅之太子晉諫之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之二十四年也是歲齊人城郊逸周書太

子晉

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

按左氏十三

年楚共王卒 屈建曰楚

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

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正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國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矣夫世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共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合

尹圍公子棄疾之亂

說苑建本篇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向者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不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我也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甯喜之難作穀臣死之使人迎其妻子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知

可以謀微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甯喜弒君剽而入衛獻公

在二十六右宰穀臣實為甯喜伐孫氏二十七年呂氏春秋觀表篇

齊晉相與戰平阿平阿經傳俱無之餘子亡戟得矛不自

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人曰戟亦兵也矛亦

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心猶不自快遇高唐叔之

孤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

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

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罹其難疾馳而從之亦死而不

反十八年中行偃伐齊齊禦諸平陰十九年偃死二十三

晉逐欒盈之族盈出奔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

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
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

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說苑復恩篇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十二

三年伐晉報平陰還襲莒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

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

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

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傳作杞殖華周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

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

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

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

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
有閒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
去遂於物也來我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
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
我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我死是以哀之莒人
曰子無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
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
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
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墮而隅西崩

說苑立
節篇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
衮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

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
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不得將
死之與其友俱立於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謂此當務則
未也雖然其心之不屈也有可以加乎

呂氏春秋
離俗覽

中牟無合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
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
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
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
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韓非子
外儲說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爲相其讐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
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

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

怨不入公門

解狐晉悼公時祁奚所薦者此必有誤韓非子外儲說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侯薨武子謂

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

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

臣於君輔也鼐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鼐也武子曰盈而

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鼐哉遂輟田

說苑君道篇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

御者曰此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敵

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

歸之

韓詩外傳八